

品妙遺消

南指戲看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五冊

上海中外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240B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五編

目錄

十二畫

朝歌恨

.....一

過五關

.....二

喜封侯

.....四

童女斬蛇

.....五

普球山

.....六

十三畫

羣英會

.....七

賈大少爺

.....九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五編 目錄

賈政訓子

.....一〇

賈家樓

.....一一

滑油山

.....一二

惡虎莊

.....一三

惡家庭

.....一四

惡虎村

.....一六

煤山恨

.....一七

獅子樓

.....一八

愛國懺情

.....一九



新戲迷傳……………二〇

新黃梁夢……………二一

新安驛……………二二

慈母血……………二三

落花園……………二五

落馬湖……………二六

葫蘆谷……………二七

單刀赴會……………二八

鳳儀亭……………二九

鳳鳴關……………三一

萬里尋夫……………三二

董家山……………三三

義旗會……………三四

蜈蚣嶺……………三六

十四畫

奪小沛……………三七

奪嫡奇冤……………三八

趙顏借壽……………三九

趙家樓……………四〇

趕三關……………四一

端午門……………四二

翠屏山……………四三

算糧登殿……………四四

魯智深……………四五

魯肅求計	四六
蓮花湖	四七
摘纓會	四八
雌雄鞭	四九
銅網陣	五一
演火棍	五二
紫霞宮	五四
瘋僧掃秦	五五
十五畫	
審李七	五七
審刺客	五八
賣身投靠	六〇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五編 目錄

賣絨花	六一
賣胭脂	六二
賣國奴	六三
遺翠花	六三
嘆皇靈	六四
請宋靈	六六
監酒令	六七
潯陽樓	六八
摩天嶺	六九
劉老老	七一
劉基辭相	七二
劉秀走國	七四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五編 目錄

蝴蝶盃……………七五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五編

十二畫

朝歌恨

朝歌恨。演西伯昌長子伯邑考本事也。商代至紂王受辛接位以後。殘酷暴戾。無所不爲。時冀州侯蘇護方獲罪。護以其女妲己進。罪因以解。紂嬖妲己甚。竟廢后立爲正宮。從之關酒池。植肉林。剖賢臣而察其心竅。斷民脛而視其骨髓。又信任嬖臣費仲尤渾二人。一任其爲狼爲狽。顛倒朝政。又恐各路諸侯於己有二心。則將東西南北四大鎮諸侯。羅織重罪。先以姜桓楚鄂崇禹置重典。使八百小諸侯驚懼。北侯崇虎幸以重賂費尤免。姬昌則國於西岐。施行仁政。庶民敬仰。本工易理。善演卦數。當紂使至西岐宣召時。昌及母氏太姜俱已自知無幸。卽諸大夫亦勸其趨避。昌以數已注定。違亦無益。卽遵旨就京。於途得一

子則雷震子也。值仙家雲中子過。昌卽求其撫養。雲中子乃帶往終南山玉桂洞學道。昌旣至朝歌。紂卽欲如姜桓楚鄂崇禹例。置之死地。以諸大臣力保而免。然嬖臣費尤嫉之實深。設計於紂。釋昌回國之時。置酒餞別。求其演數。昌從之。卽直道其隱。無隱無諱。謂如怙惡不悛。必不得令終。費尤大恨。又譖於紂王之前。追昌回。囚之於羑里。昌不得已。就之。推演八卦。演繹數理者。互七年之久。其長子伯邑考。謀出其父。特備珍寶爲贖罪。朝紂之時。妲己適在。見邑考好之。命授琴法。任意挑逗。邑考非之。規以正義。妲己怒。遂誣考調戲。紂乃殺而醢之。以餉姬昌。昌不得已。強進三枚。紂乃釋昌。迨爲費尤所知。又發兵追逐。時已在百里外矣。

過五關

過五關。又名千里尋兄。蓋關羽得備消息。辭操往歸事也。溯自下邳失守。羽卽與劉張相失。窮無所歸。不得已。率劉備二婦。卽其二嫂。依操暫存。操知其勇力。

過人。優禮待之。旋探知備方依附袁紹。羽卽掛印封金。辭操欲去。操知其意。故不與見面。羽乃留書爲代。自率二嫂以行。操至不可阻。遂送至城外。贈金賜袍。留爲後日紀念。羽立馬橋上。方與酬應。二嫂車輛。忽爲黃巾餘黨所劫。幸黨件廖化。知系備婦。卽殺其同黨。送之下山。羽乃率之前行。晚宿胡華家中。華子胡班。就事滎陽太守部下。知羽歸途。必經此過。遂托帶家書。爲致其子。羽諾之。味爽出行。至東嶺關。守將曰孔秀。以羽叛曹。不容其出。羽與戰。斬之。又至洛陽。太守韓福與牙將孟坦。引人馬阻止。亦不令羽過。羽又與戰。斬之。前至沂水關。守將卞喜。伏兵僧寺。又欲設計密害。幸寺僧普淨與羽同鄉。示以微旨。公悟。又殺卞喜。至滎陽。太守王植。又欲害之。命從事胡班領兵圍之。入夜舉事。班卽胡華子也。驚羽神威。不覺讚嘆。羽問知其故。遂以乃父家書交之。班乃舉情以告。羽急率二嫂遁。王植起兵追逐。羽又戰而斬之。前至滑州。有江臨前。求渡船於滑州。太守不得。又爲秦琪所厄。羽擊敗其衆。斬秦琪。琪衆始搜羅渡船。送之渡河。

喜封侯

漢高本猜忌之主。熟知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之言。於功高震主之武人。不能無所介介。齊人蒯徹者。齊王韓信帳下士也。逆知漢高成事以後。不能保全功臣。私勸信叛漢自立。與楚漢爭一日勝敗。信不能從。徹知不足成大事。遂佯狂於市。去信不復聞問。九里山一役而後。楚滅而天下統一。高祖安登帝位。從此莫與毒矣。遂降信爲淮陰侯。旋信見功臣勦滅殆盡。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方有反謀。爲呂后所誘。遂至夷及三族。臨死之頃。深悔不用徹言。爲兒女子所詐。帝聞之。卽命陸賈取徹問罪。賈奉命往齊。見徹語言顛倒。歌哭無端。誘而與語。始知出自僞飾。徹見計破。亦卽回復故態。賈乃送至洛陽。具見高帝。帝知其能言。置油鼎殿上。恐之。徹侃侃直談。於信謀略。初無所推諉。卽見油鼎。亦了無恐懼。居然有威武不屈之節。帝不期爲之動容。卽赦其罪。撤油鼎而賜之坐。徹乃乞信首級。爲葬淮陰故土。高帝又欲強以官祿。徹懇辭不受。自願閒散終

身是徹不僅威武不屈。又直富貴不淫之士矣。又名蒯徹裝瘋。

童女斬蛇

此爲著名青衣旦梅蘭芳手編之劇本。年代不能考。但知山西將樂縣有童女祭賽敝俗。童女祭賽云者。年選一絕色女郎。喂諸蛇吻是也。先是有何道姑者。藉佞佛以斂錢。巧舌如簧。惟知欺騙是務。一日見一長蛇。巨大異常。道姑卽謂爲金龍大王下界。粧點神異。散播妖言。於是富商大戶。深信不疑。此金彼帛。踴躍輸將。道姑心懷旣遂。卽蓋造廟宇一所。自爲廟主。益粧神作妖。欺騙愚民。信者不察。惟其言是聽。卽官府亦爲所蒙。時廟衆中叩禱。道姑復揚言。八月朔日。爲大王誕辰。欲其保護地方。此時必須用童女祭賽。聞者信之。卽援以爲例。八月之朔。選擇美女。以果蛇腹。富貴之家。可以金錢運動。例得免厄。貧家嬌女。則爲地甲勒派。每不能免。此舉行之已有九年。可憐蓬門圭竇之中。掌上愛珠。供此蛇吻。亦已九人。旋又遇祭賽。有李誕者。有女名奇娥。應值不能免。誕惶急無

措。奇娥私揣神果有靈。欲益人者何忍以禍人。欲破其奸。轉欣然從事。卽安慰父母。偕地甲前往。先結識何道姑。徒弟慕貞。探其口氣。盡知其秘。遂諭以大義。聳以危言。冀其回心。慕貞恍然感動。相與同心密謀。奇娥引蛇出洞而死之。慕貞則至屋後縱火。乘衆亂時。私出赴縣喊控。縣令解事。立提何道姑審訊。奸謀遂破。乃以道姑置重典。將大王廟產價。斷給奇娥。酬其除害之功。慕貞以無家可歸。卽從李誕爲義女。

普球山

此劇原本出彭公案。而情節與書中稍有異同。劇中主意。謂彭公素惡盜賊。所臨之處。每飭屬下認真緝拿。故爲羣盜所嚴憚。旋彭授河南巡撫。有普球山者。部隸河南者也。久爲劇盜鄒應龍所占。應龍自恃武藝。聚盜數千。打家劫舍。無所不爲。遠近畏之。呼爲大鵬金翅鳥。聲勢旣廣。遂暗與官場通聲氣。官場以是多所放任。應龍益肆。旣聞彭公移駐中州。久憚其英名。不覺大恐懼。爲所得。卽

以先發制人手段。要於半路。夜入彭公館中。盜其金牌。金牌。御賜物也。彭以其被盜。怒詰部下。乃由其護衛張耀宗。爲彭央求蔡慶寶氏。集楊香武萬君兆等舊友。率館中護衛。圍攻普球山。謀逮應龍。蔡慶綽號鐵旛杆。寶氏綽號金頭蜈蚣。與楊萬俱擅武藝。各以英雄自名。俗所謂有翻江倒海之勇。飛檐走壁之能者也。應龍聞之。不恐。急領羣盜盡力抵禦。盜以性命所關。各各奮勇力戰。兵力雖厚。亦殊不易擊破。乃由香武憑其走壁之能。密蒞普球山後山石洞。先盜回金牌。再助衆廝殺。應龍筋疲力盡。遂獲成擒。普球山乃得奏擴清之功。亦作躑球山。又名盜金牌。則以此劇要鍵。全在一區區御賜之金牌也。

十三畫

羣英會

曹操旣得荆襄。卽收降蔡瑁張允等水軍。欲乘勝率水陸兩軍。一舉而下江南。孫權劉備見操勢已迫。欲圖倖存。非結合不成功。遂聯謀和好。備且遣諸葛亮

蒞吳。助周瑜共破曹操。瑜有故人蔣幹。久居江北。固操門下士也。一日。忽渡江。蒞瑜所。將爲曹氏作說客。瑜知其意。卽僞作蔡瑁張允通款之書。行其反間之計。書成。而會蔣。置酒款待。備極優渥。且令太史慈監酒。相約曰。今夕祇談風月。不得及他。故觥觴酬酢之間。絕不及孫曹間事。數觥以後。瑜忽引蔣同榻。佯示醉意。蔣得間。盜書遁歸。直陳曹操。操墮其計中。卽怒殺蔡張。新降水軍。因是解體。瑜得信。知操水軍已無大用。遂召諸葛亮。與謀進攻之計。書掌賭賽。各以火攻爲先。瑜見已謀多爲亮所識破。器量褊狹。嫉忌甚深。時欲借端害之。乃令尅期監造戰箭十萬。藉以難亮。亮應允無難色。且自限三日期。瑜陰喜。意謀期促。至是。事必爲憂。從此明令以除亮。事不難也。魯肅故忠厚。爾虞我詐。狡計多不能猜測。聞而憂之。往視亮。則閒然無憂色。並不作慌迫之容。肅益不解。三日屆矣。是晚大霧漫天。亮率小舟數百。開赴江北。僞爲偷襲者。誘令曹軍放箭。俾以繳瑜。且勦肅共往。肅恐甚。戰慄無人色。亮談笑自若也。天垂明。得箭如數。竟繳

瑜無誤。蓋亮精天文。設計行謀。已胸有成竹也。未幾。操遣蔡和蔡中。投瑜詐降。藉謀內應。瑜識其謀。亦激令黃蓋。用苦肉計降曹。預作將來內應。張本。卒果得賴之以破曹。

賈大少爺

賈大少爺。山東臬司賈小芝子也。以道員資格。供差河北。方明保送部引見時。卽挾資北上。爲夤緣鑽謀。求補實缺之需。抵京以後。卽挽某金店掌櫃黃胖姑。爲通線索。以胖姑素工心計。於豪奴權貴。頗有所聯絡也。以賈腰纏富厚。不無沾指之地。亦力以居間自任。願賈逗頓京華。好事揮霍。酒色流連。資漸以竭。胖姑見其可欺。又爲之奔波各方。貸以鉅款。未幾。放缺果有成議。賈忽以事攢逐。其幕友小王師爺。小王師爺。固希冀甚奢。偕賈至京者。也。懷恨於心。遂蒞會館。訴諸王主事前。王主事因撫拾其大鬧喜春堂一事。慫恿某大軍機。出頭破壞。事遂中變。胖姑見勢已至此。恐貸款無着。日迫其履行債務。賈不能應。胖姑卒

逼其回鄉。遣人追隨其後。就其父小芝以取償。

賈政訓子

賈政訓子。本紅樓夢三十四回中事。賈寶玉得天獨厚。秉性純摯。啣玉而生。爲其祖母賈母所寶愛。賈政者。寶玉父也。以其子生長紈袴。不可放縱失教。然事。事爲賈母所庇護。一任其自少至長。追逐於脂粉隊中。世故人情。茫然不解。政固念之久矣。然教之過嚴。而賈母又不悅。遂無施教之可言。長事放任。又非久計。方再三籌度之時。寶玉忽以暗藏旦角琪官。爲忠順王府探悉。通知賈政。指名索取。政因借此爲由。申飭寶玉。儆其將來。一波垂平矣。忽又見賈環率領小廝。自內逸出。政見而詰之。環懼甚。卽將己過掩飾俱盡。強委過寶玉。捏詞寶玉以強奸金釧。至於投井身死。因自井邊經過。見其屍體腐爛可怖。驚極而逃。不覺失儀耳。政於內情。多半爲賈母所隱。不能了了深悉。聞而信之。卽命家人嚴傳寶玉。持鞭痛毆。此時賈母在內。猶未知也。直至皮破肉爛之時。賈母得信。始

與王夫人先後趕出阻之。政方罷手。實則金釧固死。投井之事。別有其因。謂出寶玉強奸。則賈環所誣指也。

賈家樓

隋亂既熾。羣雄並起。有尤俊達者。本富豪也。重交游。好結納。豪客程咬金。慕名投之。程武藝出人。俊達善視之。咬金知恩戴德。常思所以爲報。偶率莊丁。至長驛嶺射獵。適有解餉者。押銀十萬。自嶺前過。咬金見而羨之。卽領莊丁行劫。此道時尙平靜。故押餉官兵。初無多少。遇程遂逸。有膽大叩問程姓名者。咬金怒曰。此處山主。卽我俊達。咬金二人。英名遠馳。曾無聞名不知者。爾等苟敢胡言定傷汝命。聞者驚懼。返報靠山王楊林。楊赫然震怒。卽令秦瓊緝捕。秦瓊時爲捕頭。與綠林豪客。多所往來。事發。明知咬金所爲。故意延緩。逾限不破。咬金聞之。知瓊將因己受累。遂自行投案。以示勇敢。魏徵徐績。時亦與秦程之列。遂設計援救。出程於獄。得保無恙。是劇亦名三十六友。以各方豪士。相聚結義者。達

三十六人。所以名賈家樓者。則以聚義於賈家樓故也。

滑油山

滑油山。目蓮救母本事中一齣也。目蓮有母劉氏。參禪未透。夫與子以行善故。相率爲諸佛度去。劉悲之。以爲彼蒼夢夢。我佛無靈。行善報惡。一家俱盡。從此大開殺戒。廣種惡端。毀經滅像。改行爲惡。造孽爲非。以迫於死。冥王怒其修正不果。令遍歷刀山劍樹。油鍋血池之苦。更不足以消其罪。遂又令往滑油山受罪。劉苦求不能釋。爲鬼驅策。備受諸苦。劉至是深悔前非。自愆己罪。覺自幼茹素。好行善緣。更不應尤天怨地。打僧罵道。以造作罪孽。此時歷盡諸苦。愧悔莫及。思念至此。泣不能行。衆鬼押解者。意爲詐賴。則前拉後推。強迫前行。劉筋疲力盡。竭蹶從其後。才痛呼行路難時。忽有高山如削。壁立其前者。卽滑油山也。衆鬼令劉氏上。劉見山無寸草。光滑如砥。哀求曰。此山陡絕。何可攀登。曷休乎。哥。鬼叱喝曰。不登且鞭。劉不得已從之。無數步。已滑足墜下。劉更哀求曰。我已

渾身疼痛。諸長哥能行個方便乎。衆鬼曰：「打不行，遂舉鞭鞭之，拉之而渡。」

惡虎莊

黃飛剛者，無惡不作之惡霸也。設肉舖於黃土崗上，自恃勇力，與兩弟飛龍、飛信橫行不法，霸佔一方肉舖，中所養壯豬，任意勒令鄰里輪流喂養，不如其意，則火燒其家，刀殺其人，視爲常事。一方生靈痛心疾首而無如何也。則私以黃土崗更名惡虎莊，用示痛恨之意。會有姚剛兄弟三人，方以擅殺大臣罪，遷謫異域，聞而惡之，遂有剪除之心。剛兄弟三人各擅武力，雄偉相並，其父以開疆拓宇，軍功震赫，朝廷因加殊禮，錫以王位，寵以厚祿。剛與二弟既生長紈袴，享盡蔭下之福，馳馬擊劍，優哉游哉，顧疾惡如仇，好以英雄自負。時有郭大師者，方以重權在手，擅作威福，剛惡之久，才欲剪除，伐滅而無其由。一言齟齬，遂不計利害，抽劍斬之。朝廷以戕殺大臣，赫然震怒，幾欲治以國法。因念其父鞍馬功高，乃減死爲流，以軍犯充烟鄉瘴地受罪，押解出發，行有日矣。日者趨程抵

黃土崗。天色已晚。隨卽打尖過夜。偶於旅舍。與侍者閒談。悉黃飛剛多端作惡。不覺大怒。卽以力除惡賊。爲一方生靈解厄爲誓。兩弟懲於前事。竭力阻止。剛不獲已。乘其二弟不在。隻身前往。旣得飛剛肉舖。卽借買肉爲進身階。再四挑剔。以大秤錘往。飛剛見其勇武。不得已任其權度。剛忿無可洩。更不付其資。飛剛亦命夥計。爲之寫帳。剛無可尋釁。更命其婦爲之運送。飛剛卒不能忍。遂行毆打。黃兩弟得信。出爲之助。而剛之兩弟。亦於此時趕來。方混戰之間。剛忽奪得殺豬之刀。運力飛舞。將飛剛合家殺死而罷。

惡豕庭

惡家庭。演官宦之棄本忘母。惟淫慾是耽。卒至身敗家破之本事也。有卜靜丞者。家世寒微。一家數口。無計爲生。不得已斥賣衣物。出門營幹。未幾。果以工於賁緣。得官致富。曠妓女新梅。娶以爲室。於是面目一變。置家人於不理。其母大憤。卽率其婦閔氏。孫宜男。婢阿蓬。偕赴其所。靜丞欲不納。卜母怒。將以忤逆狀

入控。靜丞不得已留之。以雜務督過。視之如傭僕。婢子阿蓬者。本其鄰翁黃某女也。以負靜丞金。故以女阿蓬爲婢。以償。然卜母祖孫俱善視之。不以分外督飭也。阿蓬知恩感德。亦甚愛戴之。以靜丞無狀。退有後言。偶爲新梅所聞。以告靜丞。毆之至死。靜丞卽棄之郊野。了不措意。宜男不忍。就尸所往哭。蓬忽蘇甦。宜男驚喜失措。正慮無以處之。有鄉老過。宜男卽以托之。時靜丞方新進一傭婦名小妹。微有姿首。靜丞調之。許其翁姑及夫以小費。逼小妹從之。小妹因是失身。而靜丞忽毀前約。反誣小妹。小妹憤極。意欲就死。遇某訟師。爲之劃謀。取資。新梅本有外好。忽爲卜母所見。以告靜丞。靜丞中於新梅先入之言。不之聽。而新梅則號哭不休。以鳴冤抑。卜母不能堪。仍攜閔氏。宜男旋里。新梅猶以爲未足。與心腹嫗錢媽籌商。以其養女蓉花。用苦肉計。投諸卜母。令錢媽以拐帶訴官。嗣蓉花感卜母及閔氏恩。不從其計。事因得直。官以靜丞與新梅狼狽爲奸。革官下之獄中。而新梅則與私好。乘機亡去。中途遇盜而死。靜丞以卜母百

計援救出獄。深自追悔。更以宜男素善阿蓬。遂由卜母主婚。訂爲夫婦。

惡虎村

黃天霸。濮天雕。武天虬者。俱著聲名於江湖中。世以豪傑相目者也。三人本結義兄弟。恩愛甚篤。旋天霸投效施公。爲施公衛護。而天雕天虬流落草莽如故。公義所關。固各行其志。而私交舊情。則仍依然優厚也。時施公方奉詔進京。自江都卸任以後。卽濮被入都。路經惡虎村。卽天雕天虬所據處也。施公英名素著。綠林豪客。勦滅過衆。濮武銜之久矣。旣知路經其間。卽攔劫入村。將以剖腹挖心之虐。爲九黃七珠蓮花院十二盜報仇。天霸熟知之。趕往探訪。旣爲神彈子李塋解圍。卽藉拜壽拜嫂爲名。入莊探施公消息。濮武固辭。天霸執意前往。二人不得已任之。旣入莊後。忽見一騾轎。施公所乘者也。拋置路旁。真情畢現。天霸自知孤立無助。卽辭歸客店。告於李塋及二王。此三人者。俱施公手下武士。聞知是信。各駭然謀援救之方。天霸與之會謀旣妥。卽重蒞莊中。竊聞濮武

謀害之言。知援救益不可緩。入見濮武。二人異之。勉強置酒。款待天霸。接談之頃。天霸以援救施公。有心尋釁。一語不合。遂相率用武。於時李埜及二王已越而進。乃放火燒莊。同將施公救出。而濮武二人。卽於是役殞命。

煤山恨

奸臣誤國。千古同然。觀於莊烈帝之言曰。朕非亡國之君。諸君皆亡國大王耳。以非亡國之君。而臨亡國大夫之上。曾無補於國。是謀國者。可不以此爲鑒哉。煤山恨者。卽演莊烈帝家亡國破。慷慨就死之事也。時見流賊李闖。已久薄京師城下。有李國楨者。欲竭力守禦。而屢戰屢敗。勢日危急。遂奏帝請出奔。避賊鋒銳。帝不忍去。而杜勳杜秩享。忽降賊獻彰儀門。帝聞之急極。知國勢已去。卽回宮。令周后。至御園自裁。以太子使內監負出奔避。更召公主。掩面而刃之。乃出畫圖。披視究竟。畫圖者。前鐵冠道人。謂至緊迫之時。開視者也。帝急而憶之。拽開觀視。則畫分三軸。一二俱官員民衆流離奔逃之狀也。第三軸則爲一小

像。酷肖帝容。右跣而左足襪履。披髮中懸。帝自知非吉兆。入太廟哭別祖宗。歷數各路將帥盡節死難者。曰。某也死難何方。某也盡節何日。有幾人罵賊被戕。有幾人舍生敵陣。稱述既已。卽痛罵庸臣之誤國。撫躬自責。自飭不肖。嚙指書遺詔曰。聽憑分裂朕屍。毋傷百姓毫髮。乃於煤山自縊。竟應鐵冠道人圖中所繪。蓋妖徵也。

獅子樓

武大身裁委獏。娶婦潘金蓮。淫惡婦也。不嫌於大。由王婆介紹。通於西門慶。奸夫奸婦。以有武大在。俱銜之。施設計害死。時其弟武松。方奉命出捕海盜。初無所悉。歸家驟悉其事。不覺悲痛欲絕。松兄弟素愛好。見大婦金蓮。居喪無戚容。濃粧艷抹。依然錦繡遍身。叩以病耗。但謂噲血而亡。更無他疾。松業異之。卽留心伺察。覺多所不合。伴臥靈前。則陰魂不昧。夢武大血淋被面。求其伸雪。松益信兄氏之死。必有冤屈。翌日卽備酒以酬謝街鄰爲名。先至何九叔處。探聽得

金蓮與西門慶私通情形。卽強邀王婆至家。以酒款待。甫及半。松卽舉武大病。症叩聞王婆。婆謂心痛。與金蓮噶血迺殊。其情遂顯。松蒞官呈控。西門慶恃其金錢勢力。夤緣俱遍。財可通神。松轉以伸冤被折。忿不獲已。至獅子樓覓西門慶。與之狠鬪。西門慶亦健者。千鈞腕力。一時無敵。松一時不能取勝。賴武大冤魂暗中助松。遂得迫慶招架不及。斬其首級。松乘勝歸。又將金蓮殺死。活祭武大郎前。雪其冤苦。故此劇又名武松殺嫂。

愛國懺情

人徒知兒女情長者。英雄氣短。不知借柔情以激勵壯志。愈易使人感奮。所謂兒女情者。固與英雄氣並行而不悖者也。愛國懺情。卽借此爲說法者也。時有黃國英者。與魏人傑友善。同屬意一女學生。女生見二人才貌相等。不能任意軒輊。值邊疆告警。卽致書二人。謂能爲國立功者。妻之以一判。其愛國心消長。爲取去。蓋女生固愛國女郎。有懷欲白者久矣。二人得書。又各欣躍從戎。去。各

立軍功。授職至少將。事平而還。又爭求婚於女郎。女以二人勳名相並。允黃則疏魏。允魏則疏黃。勢不獲兩全。苟允其一者。必且啓二人爭端。彼二人固觥觥好男兒。以己身故而啓其紛爭。則將來兩敗俱傷。誦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句。愛國勇士。不啻由我摧之。我其有解於二人前乎。故我身可死。而彼二人者。決不可去其一。我身不死。二人爭端。將爆發而不可救藥。我身果犧牲者。則二人所爭目的。既去。交誼可全。已而已。而我忍自惜己身。而害二人乎。今可以死矣。乃自殺於二人之前。絕其痴念。

新戲迷傳

新戲迷傳。與戲迷傳同爲寓言趣劇。所謂不必有是人。不可無是事者也。劇情謂有蓋有之者。喜觀新劇。日夜逗留場中。積久入迷。舉止皆以演劇表情出之。家人初皆匿笑。既而見之慣。不覺效之。久而受化。迷新劇。一如有之。馴至友朋來往者。舍談劇編劇外。不務他事。卽務他事。亦一類演劇。余所聞者。在朋交中。

尤與有之相得。蓋以迷於新劇。與有之嗜好同也。日者方與有之談論劇本歸家。高聲朗誦。旁若無人。乃婦以爲詈已。前請其故。所聞手舞足蹈。狀態益肆。妻奇駭。以爲病狂。奔告其父大椿。大椿聞而怒。欲出責之。則所聞已失所在。跡而訓誨。始得於蓋有之家。時方與有之等。試演新劇。警察欲干涉之。二人猶餘興勃勃。擬更事排演。忽爲大椿所聞。遂率二子來捕。以去。計共四幕。詼諧入妙。多可笑人。春柳新劇場喜劇之一也。

新黃梁夢

黃良孟。富家子也。方肄業工業學校時。識滬人吳卜維。卜維固垢苟營私之小人也。以良孟富厚可欺。卽爲之言議員之榮顯。與夫收買之簡易。良孟惑之。卽出金錢以運動。其父蘊之與其妻文氏。俱力阻之。良孟不聽。運動如故。不料竟爲捷足者得去。舉債累累。索逋者麕集。文氏不得已。代爲償之。良孟慾望未償。力圖再舉。但以一次失敗。所耗已多。家資不足。擬設法取盈於鄉。里文氏及老

僕李桂廷。又力陳其謬。蓋行此舉。議員得否未可知。而結怨鄉里。則非計之善也。良孟以桂廷阻諫爲犯。怒而逐之。又以妻文氏抗己。拂袖而出。留戀妓院。棄家不顧。旋蘊之病。文氏訪其蹤跡。探訊既遍。卒得之於奴院。良孟知之。使妓女重辱其妻。匿不出見。文氏怨憤已極。擬赴水圖盡。其弟敏生見之。文氏因得不死。時鄉人爲良孟苛索。汗血所得。拱手奉人。忿無可雪。則火其居爲報。黃家因此大落。貧不能自給。時卜維以建議功。來此催償前債。良孟無資應付。懇其稍緩。瞥見文氏。驚其艷。勸良孟售諸娼家。籍應需要。良孟從之。文氏遂落火坑。鵠兒威逼。以文氏不願接客。凌虐幾遍。老僕李桂廷。時正營商於此。貿遷得利。業致小康。聞其事。出千金爲贖歸。又迎良孟。使與相會。文氏痛責之。良孟以失意久。悔而謝罪。乃和好如初。

新安驛

新安驛一劇。大旨謂一周氏母女二人。在驛設一黑店。黑店云者。揭寓舍幌子。

引誘顧客上門。殺而掠取行裝者也。有女趙美容與羅雁。本主僕也。以家難出奔。又恐女子不便。羅則喬裝爲男。與趙偕行。僞爲兄妹也者。抵驛前。竟投周氏店中。周見其行囊富厚。急求女出。議先以迷藥下酒。以進趙羅。迨醉倒後。卽令女飾爲暴客。入而戕之。計議既定。卽由其母施行。以酒進羅。羅堅辭不得。強進三卮。卽沈醉不省人事。更以強趙。趙辭。周亦以爲女流。易之。卽撤酒去。夜半。女喬裝出。持刀欲殺趙。趙苦求。至於涕泣。女憐之。手不忍下。回視羅雁。則玉容頹然。醉態如畫。女不覺好之。卽入內求其母。願爲羅偶。母從其意。以水噴羅面。設法令其蘇醒。詳告以故。羅含胡應之。周氏母女。卽日籌備婚事。令羅與女結拜洞房之夕。女解羅結束。則纖。跌甚窄。亦一好女子也。女大驚。訊其由來。羅據情告之。女始明彼玉貌翩然。固亦女兒花也。不覺失笑。

慈母血

有朱大全者。父早世。賴母以長。故奉事甚孝。壯而未娶。有媒媼某。鍾其門以撮

合山自任。大全志氣高傲。聞及婚事。卽笑而言曰。媪意良厚。然非如鄰家陳氏婦。不必將來累姆奔波。蓋陳氏婦姿色艷麗。爲一鄉翹楚。傾國傾城。久馳美譽。大全久無得當。故作是戲言。聊以謔媪耳。媪亦笑曰。陳氏婦美則美矣。奈有夫乎。必欲圖之。惟寡而後可。大全又曰。是不難。鷄肋雖弱。竭全力以從之。安知不能死他人之夫。而攫婦於懷中乎。媪曰。若然。姑待之。語出無心。兩方固俱不措意也。不料未及數日。婦夫果爲人戕殺。死狀奇慘。正不得凶手主名。媪偶洩其言。上聞於吏。拘而訊之。大全不勝刑辱。卽誣服承罪。吏偵求證據。又遣役押生至家。吊取血衣。其母恐血衣不得。更使大全受慘痛。遂刺臂血染舊衣付之。讞已定矣。凶手忽自投。自言龔姓。蓋無賴也。先是婦夫陳福定婦以後。家貧不能娶。又以其父有意斬之。福迫不獲已。遂刼而婚焉。無賴龔某。夙涎其色。屢挑而不得當。猶思積久。諧其非分。忽爲陳刼婚。殊覺憤憤。一日醉經其地。遇福。侵以惡語。福反聲報。龔四顧無人。遂出刃死之。幸而得脫。忽感異夢。若陳福猙獰浴

血向之索命。龔謀自懺。遂慨然出首。大全乃得昭雪。然已痛受冤苦矣。

落花園

鄒伯符。河南節度使也。有女月英。姿色艷美。偕母留居原籍。林泉優游。頗極清閒之樂。一日。月英方偕侍婢游花園。太湖石畔。忽見一女郎。異而詰之。女哭訴孤苦。謂被難而出。方謀就死。亦不知何緣入此也。月英遂引見其母。細訊來歷。始知女汪姓名。月英以雁門關之敗。奸相盧杞。命選美女和親。汪固衆女中一也。因不忍離父母。夷邦異族。又不願往。行至落雁坡。卽擬投澗自盡。忽有神人見而佑之。遂施展法力。挾清風之力。捲儂離澗。至夫人花墻之內而下。幸夫人與小姐憐而收之。奴已至此。卽使女亦不敢辭。鄒女見其姿態莊重。請母收爲義女。鄒母以其宛轉隨人。亦深好之。卽受女禮。認爲螟蛉。與鄒女結爲姊妹。極形愛好。事在唐德宗時。蓋汪女者。非眞汪姓。武將陳某女也。女本名杏元。當時盧杞專政。綱紀廢弛。會吐谷渾入寇。盧使杏元父拒之。以兵力單薄而敗。盧乃

請命。德宗將杏元賜番王和親。以贖喪師之罪。蓋以不慊於其父。有意陷之。至此也。不知杏元已許字梅生。其父雖迫於君命。不得不允。杏元則心不能甘。屢欲就死。被逼上道。卒至落雁坡。圖自盡。幸遇神人默佑。清風一陣。吹入鄒氏花園。杏元猶恐洩漏機密。復遭不測。故飾辭以陳。嗣盧杞敗。名將李晟大破吐谷渾。杏元始仍歸梅生偕老。

落馬湖

落馬湖亦本施公案事實。排演成劇者也。先是施公宰江都縣時。有李大成被盜。求於施公。施公令黃天霸等設計探訪。拿獲羣盜。追還貨物。大成感激歸鄉。知恩戴德。時頌施公廉明不置。大成者。淮揚間販布商也。案破以後。仍出而經商。經落馬湖。又爲水盜鐵臂猿猴李佩所擒。旋因大成誠實。遂認爲子姪。保全其性命。留在寨中供事。是時施公正親率黃天霸等往殷家堡擒獲劇盜。分途而歸。施公途出落馬湖。亦爲李佩擒獲。佩方欲殺戮。幸爲大成所聞。設計保全。

嗣又將施暗藏山洞中。日飼茶飯。奉事頗虔。然終無法救之出險。欲送信黃天霸。又患無機遇。忽值李佩生辰。佩委大成至湖外。購買牲禮。因遇黃天霸於湖干望江居酒樓。是時天霸等正分頭訪尋施公。不得。焦急萬分。所以足蒞落馬湖濱者。因行經海州褚家莊。就其義友褚彪前。探得落馬湖水寇所在。將謀緝訪入湖之備也。大成戴德不忘。見天霸尙認識其面目。遂向前與通款洽。乘機備告一切。且舉入湖暗號及設伏之處。一一指示之。天晚然後別。天霸乃賴是得救出施公。又名望江樓。則以定計設謀。俱在望江樓中也。

葫蘆谷

葫蘆谷一名六出岐山。演六出岐山事也。時諸葛亮又率大兵出岐山。謀於此時一舉破魏。魏以諸葛亮侵伐。亦急遣司馬懿父子出兵抵禦。擬竭力決一死戰。以謀倖勝。而亮以屢出無功。此時亦志在急進。先命魏延率兵攻魏。在葫蘆谷前。僞示敗退。引司馬追入谷中。更命姜維截之於半途。以震司馬軍心。並命

馬岱在谷口安排九龍炮地雷等物。擬俟司馬懿父子入谷。火發焚死。以魏延反抗不服。慮爲國禍。亦擬焚之。谷中顧不幸。時遭天雨。地雷九龍炮受水。火旋引而滅。功因以不成。司馬氏父子卒得奪圍而出。魏延以是隙。嚴辭責亮。亮諉過馬岱。其事始罷。司馬懿父子自經此失。堅壁深壘。不敢復出。亮用計激之。贈以巾幘女服。將引其氣憤。與之一戰。懿懼蜀如虎。忍受其服。並就送衣人中。探聽亮之平日起居情形。送衣者告之曰。亮飢不過一巡。食不過一餐。軍務煩勞。晝夜不眠。懿不覺嘆曰。食少事煩。其能久乎。遂遣之歸。終老守蜀師。不與交戰。以竟亮死。嗚呼。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葫蘆谷前。司馬不死。五丈原上。諸葛殞生。造化殆未欲漢興乎。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單刀赴會

劉備既偕諸葛亮入川定蜀。令關羽坐鎮荊襄。吳以荊襄二郡。借自東吳。屢遣人求歸還。羽不之應。東吳無計。擬設酒邀宴。要之於席上。遂由魯肅具柬。請羽

過江赴宴。羽恐不往，示弱。被東吳見笑，整裝欲行。子關平諫之，羽不得已，令平率師千名，備戰船二十，泊江心接應，以備不虞。平唯唯應命。羽又訓以爭戰用兵之道，謂治兵以紀律爲先，臨陣以精細爲上。言極扼要。平從命去。羽乃自率周倉帶刀以行。過江，肅率衆迎接甚恭。旋及荊襄，肅卽責問以靳不交付之由。公整容而答曰：高祖除暴秦而創洪基，光武驅新亂而復舊物。豫州帝室胄，君侯所知也。因天下亂，出死力百戰，而有一州。此彈丸之地，卽封土不爲過。而君侯坐擁江東之衆，此豈有功德於世，儼然受南面之賞，不過乘中州擾亂，因而攘奪之耳。天命未改，尺土漢有也。我久不向足下取全吳，而足下更從我取三郡。此吾所不解也。時周倉蘊怒已極，觸羽刀鏗然作聲。肅問自來，羽卽以刀嘯對。且曰：刀嘯必主殺人。今日此會，又不幸而嘯，意者應在大夫身乎？肅不覺驚倒。羽從容登舟，解棹而去。吳將欲追之，以見江中有備，恐徒勞無功，亦止。

鳳儀亭

婦女而忍犧牲一生。爲家國謀者。我得二人。曰西施。曰貂蟬。而貂蟬以計取。卓較西施。覆吳爲尤烈。以覆吳祇利一越。而貂蟬去卓。則實爲漢爲天下計矣。鳳儀亭者。貂蟬去卓之計所由成功者也。時貂蟬歸卓月餘矣。思挑布怒。恨未得間。一日。悉呂布在府。私來訪己。急往待後園鳳儀亭畔。臨池太息。僞示怨怒。董卓苦念呂布之意。所以令布竊聽。動其心也。布果聞悉。不能復忍。卽出與紇衷曲。蟬戀愛備至。爲述卓恃勢辱人之狀。語帶譏諷。責其無能。又怨布負心。以示己心愛好之誠。凡此藉以挑布怒者。無計不施。且於語時。又欲跳池自盡。以明無他。布故戀蟬美。受其挑撥。益不能堪。遂作誓曰。『今生不得與汝爲夫妻。非蓋世英雄。』方於綢繆絮語。卓忽闖入覓蟬。見二人愛戀之狀。不覺醋心特發。怒罵呂布。謂爲禽獸。布亦切齒痛恨。更無義父義子之禮。戟指直前。痛斥其非。卓忿極。拾亭外方天畫戟。擲之。布避而免。會李儒入。急爲二人解圍。義父義子間。被蟬挑撥之惡感。始暫時告靖。旋蟬有私。納李儒言。叩蟬意曰。我以汝賜

溫侯如何。蟬慮識其謀。聞語大驚。卒賴舌上翻蓮。溫語媚之。乃得解卓之疑。遷往鄴塢。

鳳鳴關

諸葛亮夙好激將。鳳鳴關一役。卽蹤智激黃忠之計。以激趙雲者也。此時正爲前出師表後第一仗。亮方出兵伐魏。凡帳下諸將。如王平、廖化、嚴顏、馬忠等。俱傳令出發。獨遺趙雲。雲憤進責孔明。孔明曰。將軍爲先主重托之人。年已七十。一旦派遣前敵。設有疏失。其何以堪。雲自負曰。人老心不老。軍師奈何。小量人。孔明曰。將軍忠勇。固自知之。然事異勢殊。今日之事。恐非將軍所能爲力也。雲曰。軍師苟棄雲。雲決不令軍師出行。願先死在轅門之下。孔明急曰。然則將軍請釋氣。速領先鋒印出行。雲喜。遂取馬超乘而出。孔明率諸將隨其後。行抵綿遠。馬超屍骨所在也。岱求准與祭奠。孔明允之。並自己亦往行禮。又遣魏延。率人打探魏將姓氏。延歸告爲駙馬夏侯楙。孔明知非勁敵。趙雲老而饒勇。成功

自在計中。遂令趙雲出發。楸調西涼大將韓德。並其四子爲先鋒。五人皆弓馬過人。力敵萬人之將也。雲以受亮輕視。戮力敵之。韓子瑛上雲斬之。二子瑤上。又斬之。三子瓊欲爲兄報仇。以素擅刀翎傷雲。雲手接之。瓊憤偕琪共上。又一爲雲所斬。德以傷其四子。卽捨命而上。雲又用拖刀計斬之。遂取鳳鳴。雲不覺笑曰。軍師苟在。見此老將揮刀殺敵。旁若無人者。不將羞赧死乎。不知雲鳴關之克。全出孔明反激所成也。以雲力斬韓氏父子五人。故又名力斬五將。

萬里尋夫

相傳秦始皇築長城時。民間傳說謂興此鉅大工程。將損失夫役萬名。始皇思覓之。求計於趙高。高素與范啓忠有隙。以啓忠祇有一子曰杞良。因陷害之曰。范萬音同。欲救萬役。惟范杞良可始。皇遂殺之。祭於城下。因有孟姜女萬里尋夫慘劇。啓忠本籍餘杭。時方告歸林下。率子優游。頗極逸樂。日者禍來不速。上台忽行文餘杭縣捉拿杞良。杞良聞耗。急避難出奔。甫至松江。忽見一花園。左

右無計入內謀暫息。忽聞太湖石畔有女子嬌聲。杞良隱蔽不及。遂爲所遇。蓋卽孟姜也。姜時正閒玩花園。拾扇池水中。恐爲水玷。袒裼而下。旣見杞良。卽盤詰其所以。粗悉其耗。姜自念預有成言。能窺見其肌膚者。卽當雀屏之選。偶一不檢。竟爲杞良所見。迨有天緣在乎。卽告稟父母。願許終身。其父隆德亦致仕上大夫也。愛孟姜甚。竟許之。張羅婚姻。備極忙碌。忽爲官吏所聞。澗房未暖。已有校尉到門。將杞良捉入官中。姜久待於家。不能悉其存亡。生死之信。縈念正殷。忽交冬令。知北地嚴寒。非南人所習。遂趕製寒衣。率僮與兒婢春環。賫之北上。以探杞良消息。途中興兒忽萌異念。殺春環以要孟姜。姜設計擠入山凹。隻身登程。旣抵長城。始知杞良身死已久。哭暈數次。爲監督蒙恬所見。以其姣美。獻諸始皇。始皇欲納之。姜求三事。盛殮杞良尸骨。朝中文武掛孝。御賜祭奠。始皇俱從之。姜忽乘始皇不備。投海而死。

董家山

唐初有董明者。在朝立政。忠直自矢。因不容於奸邪。遂被造端讒搆。禍及全家。其女金蓮。幸漏網逸出。孑然一身。彌深忿怨。女本以閨苑妙姝。擅萬夫絕技。至是。卽遷居董家山上。招集亡命。專事刼掠。以爲忠良陷害。奸佞常存。國紀法綱。蕩焉廢弛。則刼掠殃民。或足以取容濁世。蓋以父母慘遭冤殺。憤無可洩。遂有迫而至此也。日者金蓮率盜巡哨下山。遇一少年。金蓮前刼其行囊。少年奮力與鬪。亦殊梟勇。然終不敵女。卒爲女擒。挾之入寨。以少年佼佼。殊深愛慕。金蓮欲許以終身。以礙於羞澀。遣其心腹周鼎。代爲申說。然少年不直女行。拒之甚力。金蓮大怒。卽欲斬之。心又不忍。忽而拔劍上前。忽而釋劍回步。芳心忐忑。不能自主。旋少年受迫。愴天呼地。自語曰。身入虎穴。尉遲寶林休矣。金蓮始知少年固尉遲恭之子。與女家本有世誼者。遂釋其縛。備酒筵款之。此劇描摹女兒愛才心事。活躍紙上。因風流旖旎。絕妙趣劇也。

張桂蘭。施公案中。包頭鎮老英雄張七女也。精武藝。擅才色。豔名遠播。有薛金龍者。久屬意桂蘭。意將爲其子聘娶。張以金龍惡霸薛家窩中。初不之願。賞識黃天霸。以爲天霸英名蓋世。托之以女。始稱不負。然未爲人言。天霸亦無自知也。顧桂蘭甚自負。知父意所屬。卽故盜施公金牌。以難天霸。俾以顯其能。且留爲後日婚姻媒介。施公猝失金牌。令部下四出偵訪。久久始知在包頭鎮老英雄張七家。施部下往求之。時七已棄世。其妻謂施部下曰。欲知金牌緣由。請往問李五爺。李五爺者。李塋也。本與七友善。夙隸施公處。遂直以七意上白施公。聞之欣然曰。此韻事也。卽欣然爲天霸作伐。護天霸至包頭鎮入贅。桂蘭以但聞黃名。未悉其本領何若。必與一較身手爲定。天霸從之。遂就廣場力角。鏖戰久之。二人銖銖悉稱。各不相下。桂蘭乃愜意。始與成親。薛金龍聞其事。深妬天霸。乘天霸偕桂蘭歸時。率子阻其前。意在奪桂蘭。天霸夫婦禦之。薛父子不能敵。卒爲所擒。

蜈蚣嶺

武松自殺死西門慶與潘金蓮。爲其兄武大郎報仇後。罪發流孟州。路遇施恩。結爲兄弟。又遇張都監。與松結怨。松遂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題壁留名。越城逃遁。擬往二龍山。與魯智深合夥。晝宿夜行。行色匆忙。正當清明之時。行及蜈蚣嶺。忽遇一老僕。慌迫前行。狀甚惶急。松奇之。牽裾問其故。僕含淚告曰。某傭嶺下張志善家。今日方護主人小姐上嶺祭掃祖塋。不幸未及蒞事。爲三清觀道院王飛天徒弟所刼。某惶迫無計。是以此。松怒曰。有是哉。我爲子懲之。飛天者。三清觀道院住持也。久聞志善女豔名。曾遣人向之求字。爲志善所拒。飛天謀不獲。遂時縈諸心懷。值得志善率女掃墓之信。卽令徒弟刼之。事旣成。方置酒大會。勸女止泣。欲與成親。女方堅拒痛詈。而叩門聲起。則武松至也。門啓。松入。立握飛天。奮力殺之。放火焚其院。僕望見火光。以與松預有約言。知已得手。遂向火光處行。松已殺其徒衆。將女救出。遂交於老僕。令卽返家。

十四畫

奪小沛

孫策自戰勝王朗後。江東大定。志得意滿。聞玉璽在袁術所。遣使求之。術以有稱帝心。靳不與。聚諸將籌圖策之計。以爲策不除。必受其殃。長史楊大將。遂獻議曰。策未可圖也。據長江之勝。本富足之區。兵精糧足。何能猝勝。曷先伐備。備滅勢厚。然後圖孫。術知備新失徐州。依身小沛。兵勢衰頹。不難一鼓而下。遂從之。又恐布助備爲己之累。乃遣韓眉賚米甘萬斛贈布。使與備絕。然後遣將出師。命紀靈出攻小沛。備聞耗大恐。果求助於布。致書其前曰。

伏自將軍垂念。令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袁術欲報私仇。遣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爭。不勝幸甚。

布憫之。熟籌利害。自覺助袁不如救備。遂招劉紀。率宴爲之排解。備率關張應。

時至。紀靈於時亦臨。猝覩備在。急欲退出。布強拽之入。靈慮二人合謀圖己。憂惶失措。布則目顧兩方。笑而起曰。今日宴會。我爲兩家解紛。無他意也。靈問其方。布曰。此間去轅門百五十步。我今樹戟門外。自此間射之。中其尖。則罷兵。否則憑二公尊意。布不問也。靈意戟在門外。必不能中。況又戟之尖乎。姑許之。備慮興兵。則禱天默佑。求其必中的。箭發果中。布乃擲之於地曰。此天使爾兩家和好也。可以罷兵矣。紀靈失色。知強辭攻備。布必助之。不得已乞布作書。忍氣而去。

奪嫡奇冤

有沙亞懦者。中於人言。謂爲古羅氏後。古羅子可羅甸。非其真裔也。時古羅富名久著。沙羨之。謀襲其產。遂殺可羅甸。案發。偵探奇離古辣。勸之。得沙亞懦。沙爲訴其故。偕往見理野度侯爵。示以互易證據。沙友爾卑德。本案中要人。奇離古辣之得獲沙亞懦。以先獲爾卑德。研訊而得也。旋有機野不羅而者。與兩家

俱有夙好。聞其事爲證之。謂沙亞懦與可羅甸。初非互易。可羅甸古羅後。沙亞懦亦沙氏後也。沙亞懦以大錯已鑄。潛逃不及。遂自殺。

趙顏借壽

事出三國。神卜管輅。善陰陽。知易數。過去未來禍福。能以三指推測知之。偶行郊外。見有美貌少年。耕田甚力。不覺立觀久之。前問其姓氏年齡。少年一一告之曰。某趙姓名顏。年十九矣。輅不覺嘆曰。惜哉。更三日後。不免矣。顏叩其故。輅曰。爾相本無壽。今眉間有死氣。故知不出三日。顏以告父。父偕之至輅前。哭拜於地曰。知人死者必能令人生。請無吝妙術。救其一命。輅始不允。以其父子情切。乃謂顏曰。來日汝備酒一瓶。鹿脯一塊。賚往南山中大樹下。見盤石有一衣白。一衣紅。對坐奕棋者。汝乘二人奕興濃時。卽以酒與鹿脯跪進。然後哭拜求壽。必獲益算。顏從之。次日備酒脯賚往。果遇二人踞盤石對奕。衣飾一如輅言。父子陰伺之。乘其興濃。卽以酒具進。二人專心奕事。亦不之覺。回顧見有酒脯。

一時無暇究其由來。隨手取食之。甫罷。顏卽泣而求壽。二人聞耗大驚。追問其事。不覺嘆曰。此必管公明饒舌。今奈之何。公明輅字也。二人議有頃。以旣食趙氏酒饌。似不能却。卽爲檢查簿籍。於趙顏壽限一十九之上。易爲九十九。化鶴而去。蓋二人卽南北星斗也。一掌生。一掌死。凡民壽算。俱在二人掌中。故輅令顏求之。

趙家樓

華雲龍。綽號飛天鼠。宋綠林盜也。佔據一方。好事刼掠。素善藥鏢。百發百中。當者殞命。人以此撻其鋒。商賈行旅。受害者何可勝數。又好色。掠刼之時。遇婦女無幸免者。小白臉雲飛。貪花浪子韓秀。俱其黨也。如狼如狽。相助爲惡。其勢益肆。濟顛僧首徒玉通。爲趙員外保鏢過嶺。嶺卽華雲龍佔據爲寨者也。行及嶺下。遇雲飛韓秀。二人意欲刼之。與戰不勝。飛奔報雲龍。龍卽下嶺助攻。及晤面。識爲玉通。固夙好也。遂邀入山寨。置酒款待。一時投機。卽相約訂金蘭之好。通

素知雲龍作事不端。乃乘機規勸。各取鮮花一朶。繫襟上爲紀念。且共誓曰。自今以後。准戴花而不得採花。採花云者。個中奸淫婦女之隱名也。通借此折之。將啟其警悟。因以成其英雄美名耳。然生性難改。雲龍口是心非。迨通既出。卽囑雲飛韓秀探訪婦女以遂其私。趙員外有女甚秀慧。不幸爲二人瞥見。將背約前往。幸濟顛有未卜先知之術。預料是日雲龍將至。又見王通氣色不佳。恐受其害。卽命其徒雷明陳亮兩人密助王通。濟顛亦降臨趙家。爲王通之助。雲龍乃得成擒。

趕三關

薛平貴自隨魏虎出征西川。得勝回營。虎妬其功。醉酒綁紅鬃馬上。放至西涼。被西涼公主所擒。獻功國王。王愛其勇。卽以公主偶之。王旣宴駕。平貴從主登王位。光陰迅速。匆匆已及十八年。位尊極顯。平貴雖暫安懷。然思家戀舊。終無一日忘也。一日早朝甫已。忽有賓鴻口作人言。若曰平貴無道。平貴射之。得書

一幅。則其前妻寶川血書也。平貴讀而傷之。卽欲往晤。懼公主不從。卽自教場召歸。設宴勞苦。乘機醉之。盜其令箭。卽托名閱邊。據鞍而出。西涼去。中國本有三關爲阻。平貴以有公主令箭在。果得安然度越。二關旣度。已及三關。關以內卽中國土也。守關者爲中國老將莫氏。平貴以後。而追兵甚緊。更不與莫多語。卽直告以故。求其啓關納入。身甫入關。而公主兵隊已抵城下。蓋公主酒醒。以平貴不在。卽叩侍衛。侍衛以遺書獻。公主知必赴中原。自念待之不薄。故領兵蹤之。追叩其故。兵達關下。求莫將請平貴登關樓。與之會話。平貴不得已。詳告以心事。公主始知平貴有前妻在。卽責其薄倖。謂不先告公主。領歸西涼。就養且不釋其歸。平貴再三哀求。公主意始轉。乃以金鈴鴿子一頭與之。以便後日傳信。與之邀約數事。平貴始得回鄉。與其前妻寶川相見。

端午門

唐自高宗宴駕以後。武后置廬陵王於房州。獨攬主權。自稱皇帝。定號曰則天。

寵信張易之張昌宗等穢德彰彰。初不掩飾。老臣狄仁傑痛之。以武后暱愛昌宗。令作女子裝束。午門出入。如后妃例。自命西宮。肆無忌憚。時欲加以懲創。俾警庸衆。一曰。卽往俟於午門。見宮娥太監簇擁昌宗直前入門。仁傑阻之曰。汝何人。敢放肆至是。昌宗廉恥喪盡。竟自認西宮。仁傑怒曰。大膽奴身當我前。猶敢如是乎。卽令推出斬首。宮娥見其狀。知昌宗將受其厄。卽反報則天。則天急下旨赦之。仁傑不得已。改責軍棍四十。以警昌宗。哭以訴則天。則天以仁傑忠正不阿。亦畏而敬之。遂謂昌宗曰。卿忍之。狄公功大勞重。卽朕亦加重視。嗣後避之可矣。語未已。仁傑亦蹤進。叩則天以旨赦昌宗之由。則天善辭之。且宣御林軍送之回府。昌宗不得已忍之。然心中耿耿。亦無如何也。

翠屏山

楊雄妻潘巧雲。素性淫蕩。有奸僧海闍黎者。豔巧雲色。乘機勾引。遂與有染。時楊雄盟弟石秀。方寄寓其家。得其隱情。潛告雄。令爲備。雄聞而怒。會被酒歸家。

卽痛斥巧雲。巧雲聞之。不覺暗驚。幸素工詐術。逞媚狡辯。掩飾其非。且反誣石秀。以調戲不成。故造蜚語。冤誣雄英。氣短信其語。卽斥秀不義。逐之出。秀以含冤不白。心不能甘。卽負氣去。深夜俟其門前。謀得僧爲證。未幾。海閣黎果潛至。方欲叩門。石秀猝起。戕之。檢其衣。貼懷得女服。巧雲所贈也。攜以示雄。雄始悟。卽與秀定計。先誘巧雲至翠屏山燒香。中途殺之。方謀逃避。遇時遷。梁山泊人物也。訊悉其故。卽偕往投梁山。故此劇一名殺嫂投梁。

算糧登殿

此在趕三關劇以後。平貴旣得寶川血書。盜令箭入關。卽回審與寶川相見。以寶川守節不嫁。因居寒窰中待之。某日值王允誕辰。平貴夫婦卽擬商酌報復。時平貴返華。猶未爲他人所知。寶川以外。俱意爲身喪西涼久矣。遂隱於家。令寶川前往。王允者寶川之父。平貴岳丈也。自平貴身陷西涼以後。允卽欲令其改嫁。爲寶川所拒。允意爲戇。因置之不理。寶川身居寒窰。亦不求其父之諒也。

此日既抵允前祝壽。允見之殊奇。領首令往見母。母不類其父。憫寶川深慰之。旋啟筵高會。允又以改嫁爲言。仍爲寶川所斥。寶川行三長適蘇。與平貴雅有舊交。次適魏。卽陷害平貴者也。在筵前俱受允囑托。申說允旨。寶川憤然爭辯。斥魏爲賊。但於蘇稍寬假。則以曾在當年援救平貴。有德寶川故也。爭論久之。寶川憤而出。更引平貴入府。見者咸大驚。以魏爲尤甚。魏強與爲禮。平貴藐然不答。責魏以往事。與之算糧。魏斥之。平貴乃要之而帝。啟後本大登殿之原。故算糧登殿一劇。蓋僅演至算糧。初未嘗登殿也。觀於此劇。可知人貴自立。親情友誼所不足賴也。叔季之世。落阱而下石者。不僅泛交有然。卽至親如連襟。且不能免。泰山巍然。亦且欺貧而重勢。世道艱難。有不令有志之士。失聲長嘆息乎。

魯智深

金聖嘆評水滸傳。痛斥宋江。獨許魯智深。以魯智深本血性男兒。雖戇直。然多

可取也。卽斯以編爲新劇。必有能感發人性者。我於是以春柳社之編古裝劇花和尚魯智深爲有見矣。是劇節取水滸。以魯智深遇史進及周濟金氏父女爲第一幕。拳打鎮關西爲第二幕。出家避難爲第三幕。落髮不改性。酒醉半山亭爲第四幕。鬧五台山爲第五幕。小霸王逼娶劉氏女。洞房打周通。爲第六幕。七幕。飢不擇食。其第八幕也。火燒互官寺。其第九幕也。全劇凡九幕。頗有精采。

魯肅求計

魯肅存心忠厚。但以劉備借用荊州。係其擔保。故念念於心。時不能釋。及備既得兩川。肅以早有成約。求於備。備誘關羽。肅無奈羽何。與呂蒙等定計。擬設宴誘關公至吳。爲要索地步。計議已定。乃至喬國老府。求其意志。國老阻之。肅曰。苟棄荊州。如傷主意何。國老曰。大夫知敗曹操得荊州者。誰之功乎。肅曰。周公瑾也。國老曰。苟非諸葛亮。阻衆降曹。龐士元施連環計。默助東吳。恐江東已非東吳有矣。公瑾何功哉。肅曰。然備借荊州。固下官所保。何可放棄。不令歸還。國

老曰。我聞大夫等計議向劉備索荊州數矣。終未有一次成功。此又何爲。肅曰。國老奈何長他人氣。國老曰。非也。蜀中固多猛將。苟動其怒。則兵連禍結。苦蒼生耳。大夫奈何不惜人民。激之怒乎。肅曰。我朝亦多英豪。彼敢欺人。何患不能抗拒。國老曰。恐丁、徐、蔣、周、甘、韓、潘、陸。虛有其表耳。豈謂必勝。肅曰。大尉言誤矣。羽實欺人。我何以堪。昨主公命諸葛瑾前往提親。羽語多不遜。遂瑾出門。主公以是埋怨下官。下官爲之擔保。借荊州。如不索還。能不令主公謂肅失謀乎。今下官已有一計。擬就正於太尉。太尉其謂之何。遂以設宴要索之謀告之。且曰。羽苟不應。則伏兵齊起。羽能逃乎。羽擒。還荊州必矣。國老不覺失笑。曰。大夫慎之。羽青龍偃月刀。甚利害也。肅本欲邀爲陪宴。至是以國老堅拒。卽辭而出。其下卽緊接單刀赴會劇本。業誌於前。不贅。

蓮花湖

韓秀與勝英。俱綠林豪俠也。韓佔踞蓮花湖。招集無賴。收羅亡命。獨霸一方。以

英武故人。俱不敢犯。一日。其部下頭目。在湖濱酒肆中。與勝英部下相遇。一言不合。卽拔刀從事。勝英部下不敵。韓部受傷敗歸。見英而訴。以故求其報復。英以秀神勇。欲羅致門下久矣。恨無由致辭。適秀以受部下誣蔑。謂受勝部欺。因下帖招請。求與一較優劣。英慨然允之。率部下渡湖。直抵秀窟。秀殷勤承迎。置酒待之。勝英入席。卽力稱秀藝。乘間卽勸其歸附。免兩方殘殺。秀欲校藝爲定。英從之。卽令部下角秀。俱爲秀敗。意氣揚溢。以爲英老矣。更無足慮。然英藝遠出秀上。時急勢迫。卽投袂而起。下席敵秀。秀卒爲之敗。仆地不起。英弟子黃三。太以爲秀敗。心憤之。至是見秀仆地。卽以刀進。意將殺之。英阻之。扶秀令起。秀乃拜英爲師。認罪降服。此劇中大旨也。

摘纓會

楚養由基善射。心知鬪越椒奸惡。楚王久欲除之。遂與賽箭清河橋。飛箭射越椒死之。王聞之。乃一鼓滅其家。回都行賞。在漸台大宴。以勞諸將。王卽莊王。固

楚明主也。內奸既平。無限喜悅。遂召其寵妃姜氏。觴諸將以表敬禮。妃盛髭豐容。姿態曼妙。身當人前。能令日眩神奪。依次酌酒。旋至一小將之前。將見其櫻唇一點。玉手如斲。心賞久矣。值怪風滅燭。卽乘勢執其纖手。撫摩以示愛好。以爲時在黑暗。他人不能覺察也。然妃狡甚。以小將無禮。卽趁勢斷其冠纓。至王前密報以故。王知酒後猖狂。事亦恒有。不欲深罪。卽傳命諸將。凡預宴者。應將所有冠纓。一一摘下。交納王前。共置一處。然後重行點燭。蓋所以爲某小將開脫也。因名是會曰摘纓會。此其劇旨也。迨後晉師伐楚。莊王率師禦之。城圍不解。岌岌可危。忽有勇將衝入。單身敵衆。勇不可當。乃得擒獲晉國主將。反敗爲勝。問其人。唐狡也。問其故。則答曰。某卽曩日戲姜妃者。王不加罪。故來是以報耳。是知能容忍小忿者。必能得人。莊王愛惜將士。不事苛求。宜其霸也。

雌雄鞭

雌雄鞭者。唐拗國公尉遲恭寶物也。恭當微時。本在山西麻衣縣。冶鐵爲業。好

鋼鞭。煉精聚華。自鑄雌雄鋼鞭一對。旋遭世亂。寇盜四起。困乏無以爲生。乘風有志。遂卽出而投軍。與其妻梅氏訣別時。以梅方懷孕。卽預與約曰。幸而產子。當名寶林。乃就劍上鑄己與寶林名。使梅氏分執其一。以爲將來執證。不幸出行未久。卽有寇盜迫麻衣。盜有名劉國珍者。見梅氏豔之。卽掠以去。佔爲己妻。梅初擬自殺。忽以懷孕在身。欲延尉遲一脈。不得不忍辱從劉。苟延殘喘。忽忽二十年。請纓遂願。恭己自治鐵小工。一躍而爲佐命元勛。晉位公卿。聲名赫赫。陋巷中妻子訪求不得。已忘懷久矣。會北寇周剛。希冀大器。興師叛唐。恭膺副帥之命。出師勦伐。未行之前。忽得三夢。夢若侵晨起身。獨坐無聊。遂卽率領家人。郊外出獵。忽一白兔自亂草中出。恭射之中。白兔帶箭奔逸。追之迫太行山下。則山倒矣。又若夢與蓋蘇文交仗。文敗而逸。恭趕至海邊。又見海水一嘯而乾。更一夢則若才值起身。前往後園賞花。陡見花開花卸。盡落塵埃之中。疑不能釋。因就徐勣言之。勣曰。此大吉兆也。國公殆有得子兆乎。恭亦姑妄信之而

已行次白良關。剛屬地也。有小將出禦。饒勇善戰。恭不覺重之。察其軍器。則鐵鞭也。訊之。知卽寶林。疆場相遇。能變仇敵爲骨肉者。始知前夢固有因也。父子團聚。白良關遂不攻而下。仇寇旣伏誅。梅氏亦與恭相會。但以失貞已久。雖喜值恭面。而又愧見恭。卒自縊後堂。明志所在。亦所以求恭諒也。

銅網陣

珪趙宋宗胄也。心懷異謀。力圖不軌。遂廣招羽翼。密聚綠林豪客。以謀大舉。造高樓一。取名冲霄。凡豪客姓名。載入珪盟書者。咸書而懸諸其頂。恐人私盜。遂於樓中密設機關。一觸卽發。處處埋伏利器。卽有異人。誤中埋伏。雖有飛簷走壁之能。亦鮮克生還者。因其週密。百發百中。私人者萬不能避。遂名爲銅網陣。陣而曰銅網。利害可知。巡按顏慎敏。按跡襄陽。聞而不善。又以珪佔民由。奪民女。行爲悖謬。無惡不作。頗有除之之心。獨恨未得證據。不能猝然拿辦。默訪潛察。方有所待。珪探而知之。遂先發制人。令其死士鄧車申虎二人。中夜潛入察

院設吹氣皮人於屋瓦籍嚇衆人。乘間卽盜其印信。慎敏有護衛曰白玉堂。本與之結義誓生死者也。聞警出追。則鄧車已逸。獨申虎被擒。印匣卽縛其身上。喜而解視。中貯廢鐵一塊而已。蓋鄧車稔知玉堂勇敢。恐爲所獲。故設是計以殆之。俾其脫逃耳。玉堂氣憤甚。自念身爲護衛。察院印信且不能保。何以爲人。遂欲至珏冲霄樓中。盜得其盟書爲抵制。冲霄樓玉堂固竊探二次矣。以有埋伏。輒蒞門卽返。初未深入。此案發後。玉堂自問職責所在。鼓勵勇氣。亦不顧性命。背慎敏前往。但留書書童。謂俟三日不返。以呈慎敏。固亦自料深入冲霄。勝不能幸邀。固早置性命於度外矣。但恐慎敏阻止。故出此策。旋抵樓中。誤踏機關。果卽喪身。銅網陣內。會遇盧方。韓彰。徐慶。蔣平。來候玉堂。玉堂卽托夢四人。求其報復。以四人固與玉堂同盟者也。嗣四人得夢。卽戮力謀珏。卒復其仇。

演火棍

宋楊延景奉王命征遼。遼遣韓昌禦之。昌饒勇善戰。延景部下俱爲其所敗。被

困九龍谷口。勢極危急。乃遣孟良回朝。至天波無佞府。而佘太君求其發遣猛將。俾敵韓昌。太君見之。卽集府中諸將。聞孰敢應命出援者。衆震於韓昌之名。驚懼不敢嘗試。帳下遂無應聲。獨一婢曰排鳳。上前請行。太君素信其勇。卽准其前往。偕良出發。趕回宋營。延景接入。見來者祇一女使。不覺奇之。旋念太君素富軍事智識。不遣他人。獨令是婢前來者。於婢勇力。必有所深信也。遂問之曰。汝年輕力弱。挾何方術。敢敵遼將排鳳。笑曰。婢雖女子。然自問武藝。殊不遜人。火棍一條。可以敵虎刺蛟。上點泰山。泰山爲倒。下點北海。北海爲平。元帥幸毋小視也。時有一將曰焦贊。能征慣戰。從延景久矣。入參延景。見孟良在座。卽曰。孟哥此次返朝。究招戰將幾員。士兵幾萬。孟良曰。有之一排鳳耳。卽令婢出見。贊藐然曰。我意排鳳。或天神下界。故敢來敵韓昌。乃一小女子。遣之臨陣。不將令韓賊夫笑乎。孟良曰。子母輕視人。安知女子之不能懷絕技乎。子輕視排鳳。敢否與較。焦贊曰。是不難。如渠瘦弱。竭我二指之力。固已捏之死矣。何顧慮。

爲孟良曰。子真大言不慚。設不勝者。以何爲罰。曰。願膜拜其前。孟謂延景曰。然則我曹二人。當爲之證。延景曰。可。焦贊因與排鳳擇營。後廣場。互相比試。焦卒爲之敗。竟膜拜賠禮。嗣卽息兵三日。排宴接風。備養精蓄銳。與韓昌敵。

紫霞宮

吳綺霞。一端莊明麗。能文習禮之佳人也。嫁同郡呂生。結褵以後。夫婦唱隨並肩。好合無間。但以夫婿好名。赴郡應試。遂致比目鴛鴦。頓成東西勞燕。自生前往大同以後。一去數載。杳無音信。綺霞懸念至深。朝占夕卜。求其音信。終不能得。偶於清晨。佇們前閒望。遇僧侶四。向前化緣。且曰。老衲等俱能以三指之力。推算過去未來。夫人得母有虛念。將就老衲叩問乎。綺霞念生甚。聞言從之。隨請推算。問生去後吉凶。乞其舉情直陳。無諱無隱。僧索值兩三。綺霞自顧身無餘金。卽摘釵爲代。不幸爲小叔子環及小姑伴花。在旁瞥見。遂誣嫂戀僧人。逐僧去後。卽譏嫂無耻。回家復於母前。搬弄是非。砌詞誣綺霞。謂曾日覩與僧有

私。且見嫂以釵釧贈之。母素重綺霞。久謂其四德克備。溫靜敦重。女子中所鮮有也。聞言呵之。謂其誣蔑嫂氏。令往服罪。二人心懷叵測。久不善綺霞。以姑氏庇溺。令其前往服禮時。出綺霞不意。以繩勒死之。聞於其母。母深痛綺霞。卽驅逐子環。伴花厚殮入葬。子環伴花豔其財帛。卽又勾通惡丐。俟夜深至墳。啟綺霞棺蓋。盡取其飾。心猶不足。又將綺霞上下衣服。一一取之。事甫得手。子環又欲獨吞其財。致其妹伴花於死地而逸。旋綺霞爲地藏菩薩。施展佛法。令鬼役救活。往避母家。且爽乃歸姑家。此劇以兄妹嫂弟之間。乖張陷害。至於如是。蓋亦舊家庭之惡影子。編劇者於此。或有微意也。然而以至親骨肉而陷害。變端至此。不亦可慨哉。嗚呼。

瘋僧掃秦

秦檜自害死岳武穆父子以後。忽得惡夢。若飛向之索命。急許願靈隱寺。齋醮以爲懺悔。檜親偕妻蒞寺拈香。以示虔修至意。忽見寺壁上有詩一首。辭曰。

縛虎容易縱虎難。無言終日倚闌干。男兒兩眼淒惶淚。流入襟懷透胆寒。讀罷失驚。蓋此詩出檜偕妻王氏在東窗下定計誣害武穆時所作。寫在爐灰以內。十分秘密。固無人能窺見者也。急問其自來。以瘋僧對。命召之入。則彼瘋僧云者。因他方游僧。不知其自來者。時方在厨下煨火。喚之。卽從人出見。遇檜不拜。直呼其名。檜惡之。曰。我不知瘋僧瘋狀如何。不料一腌臢和尚也。僧亦對曰。我亦不道何爲丞相。乃一奸臣秦檜。檜怒。曰。齷齪和尚。奈何任意污人。僧曰。齷齪不足笑。我心中固較汝乾淨多也。檜曰。今問汝壁上之詩。非汝所寫乎。僧曰。汝所作。我所寫也。檜曰。汝知我來此意乎。曰。誰不知者。然過惡已深。不明心淨性。但以齋醮謀消釋。其勢難矣。檜曰。汝手中非執箒耶。今何需者。曰。其用至上。昔日邊上掃煙塵。今日殿上掃奸臣。檜憤甚。然仍忍之。更叩其他手所持。僧對火筒。問何不放下。僧曰。不能。苟放下。便將弄權禍國。語語有針鋒。檜與妻王氏聞之不覺悚然。方欲命人拿。亂棒擊死。王氏恐旁觀者譏評。勸檜暫止。迨醮

罷回府。命家將徑拿。則瘋僧已不知去向。蓋地藏所化身也。

十五畫

審李七

臨清知州李永成。上任以後。忽遇劇盜李七等。搶劫皇綱銀。永成遣人往護。獲七破案。以餘黨在逃。永成疊次用刑研訊。逼七供其餘黨。七以與臨清秀才王良。狎妓爭風。積有嫌怨。遂以誣良。永成遣吏捕至。良呼冤不承。永成以其嬌弱。亦知不類。卽令良扮爲衙役。提七於監。令其辨認。謂之曰。良已不作盜。今在衙中當隸役。汝曷辨之。七知永成有意其虛實。然當爭風毆打時。僅在妓院中燈下一面。記憶不清。何能辨識。不覺大窘。旋念良讀書善害羞。我詭辭激罵。觀有變色動神者。其人是已。遂允諾曰。可。卽呼王良之名而罵曰。王良王良。汝知爾李七之被逮乎。共事之日。盟山而誓海。未嘗不信誓昭昭也。奈何自七被逮以後。曾不以一酒一肉餉之乎。爾王良。果知以酒肉餉我者。我亦不攀汝矣。嗟乎。

王良。汝無耻。汝無義。汝不肖。汝小人耳。禽獸不食汝餘也。我悔識汝矣。隨詈隨視。各人神情。則見七怒目含憤。似以七誣蔑。恨不出而痛毆者。遂指謂永成曰。卽其人是。良不能隱。卽挺身與之質辨。七以當爭風時。曾受良一腿。靴寬落地。見以白綾裹腿。卽又攀誣之曰。當各人分臟以後。餘白綾一疋。良以導引探聽之功。求爲裹腿。我遂給之。請當堂脫驗。可知我言非誣。永成令良脫驗。果然。永成信之。良亦百口莫辨。遂誣服割結。此可以見盜攀誣之工。而善良之不幸而被欺。乃時時有也。宰一方者。其慎於聽訟哉。

審刺客

晉時有權貴賀道庵。與宮中史后有隙。常思陷害。然後快心。久之。陰以財賂絡一亡命無賴。設法使之混入禁內。伺帝回宮之時。突出攔駕。佯作行刺之狀。又囑其故意張皇。手足無措。令於入刺之前。爲巡士捉獲。至刑部鞫訊之時。然後攀誣史后。架辭誣供。謂出史后指使。使史后無以自明。遂其陷害毒計。刑部尙

書閱覺。清正剛直。本爲賀所深憚。時方稱疾不出。賀益欲利用時機。含糊取供。免爲覺聞。知以後。澈底追究。或致敗露真相。計議既定。卽令無賴從事。無賴承其命。果邀帝於粉宮樓。行刺未成。被捕。晉帝大怒。卽下法司研問。賀依法絕製。卽訂期會集各部臣。提無賴訊究。無賴承命。自承史龍爲史后內姪。日者承后召入。賜以酒筵。令卽行刺皇上。俾后獲登帝位。作一朝女皇。賀得供欣然。各部本賀傀儡。多唯唯否否。無願出頭認眞者。賀乃據供抄錄。方將入奏。而閔忽聞耗趨至。詰賀以侵越之故。謂研訊罪犯。本刑部專職。奈何不先告知。擅自審問。賀不得已讓之。閔卽帶病審問。刺客仍以前狀供。閔疑其情不符。下座誘其吐實。謂史后無姪。何得冒承。果能告以實情。不僅不罪。且將率諸部大臣。保爲高官。刺客中其言。幾欲吐實。賀作色止之。刺客見狀。卽又堅執前供。雖施以嚴刑。曾不能移其分毫。閔怒而疾益急。終以不得要領。仍將刺客帶歸再訊。蓋明知是中有隱情在也。是劇又名粉宮樓。又名六部大審。劇情至覆演而止。

賣身投靠

賣身投靠。出雙珠鳳。本事演文必正拾珠鳳後。積想成癡。必欲面交霍定金。示其雅愛。卒以定金天官嬌女。輕易不得遇見。必正無奈。至願屈身僮僕。投靠入府。以圖乘機謀面。蓋癡人癡情。絕妙一言情趣劇也。先是必正自文仙庵還。願獲見霍定金。豔之。會定金髻。忽搖搖墮地。必正急懷袖中。旋爲定金侍婢所見。向文索取。文必欲面交定金。婢笑之曰。爾非轉世。不能見我家小姐。必正不得已。知有倪婆者。營販人爲業。遂思賣身往投。俾到霍府爲僕。問道以往。則倪婆適以事出。祇其女阿鳳留。叩問其事。必正易姓爲姜。更名作彬。卽直白以事。旋倪婆返。阿鳳卽以必正事告。婆適來自霍府。霍正需侍。令倪找尋。倪因以必正進。又以其無保頭事。幾不成。必正以認倪婆爲姑娘。請倪婆姑許之。文遂下拜定事。旋倪出購物件。必正倚身門前。出視珠鳳。忽爲阿鳳所覺。迅奪之下。文正大驚。哀辭求之。鳳必欲其告明來源。必正無奈何。語之以詳。鳳聞爲洛陽才子。

不覺心折。卽私與定盟。願隨爲妾。文正以其嬌美。亦卽許之。迨倪婆歸。卽飽餐而眠。明日味爽。已領之入府矣。劇情詼諧入妙。閱之往往失笑。

賣絨花

賣絨花亦名三不願意。一諷世趣劇也。相傳有鄧文煥者。爲良鄉縣生員。聘同邑崔監生長妹。家落未娶。崔以其貧困。意圖賴婚。偶逢文煥求貸。卽出紙筆。令書退婚據。文煥不從。往控於縣。縣令固清廉士也。見文煥雖貧。然束身自愛。將成全之。遂傳崔妹上堂。擬得女實供。覘其向背。以定其事。然崔長妹已於先日遁去。不得舉次妹以代。崔於事前。自知不直。曾舉千二百金賄令。自以爲錢可通神。權操必勝。遂教唆次妹。以供辭。謂鄧家貧困。崔家富貴。故不願隨鄧。鄧無穿戴。崔有穿戴。故不願隨鄧。鄧無勢力。崔有勢力。故不願隨鄧。凡此三大不願意。口口聲聲。執意堅持。意縣令既受其賄。又得是供。斷離必矣。不知令非貪貨之徒。收其賄金。允其請求者。別有圖也。崔既率妹上堂。與鄧對質。令如例問。

口供。妹以文煥溫文爾雅。不覺一見心許。遂支吾其供詞。若謂出自教唆。非其本願也者。卒後令一一駁詰。謂鄧貧困。謂鄧無穿戴。則乃兄賄金千有二百。以爲粧奩。亦足以資溫飽。謂鄧無勢力。無論身入黷門。勢力所不計。今將拜爲本縣乾兒。則亦不足辱汝。崔無奈。仍欲教妹以不願意。願其妹愛鄧已極。卽一意逕行。盡翻前供。謂我未嘗不願意。獨阿兄不願意耳。令聞之。遂當衆取所賄千二百金爲崔妹奩資。斷令當堂成婚。崔無如之何。憤憤而退。

賣胭脂

相傳有郭懷者。汴梁赴試不第。自知窗下十年。依然故我。深恐落第回家。難於面人。遂逗遛異鄉。家園雖好。不望返矣。日者閒步街衢。見脂脂店內。坐一妙年女子。丰姿綽約。體態苗條。不覺醉心。遂以買胭脂爲名。前與調笑。女以郭懷丰貌翩然。亦頗愛好。於其諧語。竟不忍不答。郭先借端胭脂。嫌長道短。絮絮不休。女忍之。頗與掉換。無一怨言。郭見女無拒意。卽進叩其姓名。則謂王姓名月英。

愈語愈狎。郭色胆如天。卽與繾綣。正當情意濃洽之時。月英之母。忽探親回家。見而大怒。始欲懲之。旣而意有不忍。遂不顧問。蓋掌上明珠。愛之素熾。雅不忍傷其心也。

賣國奴

演朝鮮李完用故事。先是李完用密通日本。竭力破壞閔黨附華計劃。附日附華。固同屬爲人附庸。然華無侵略韓土野心。而日則口蜜腹劍。意多不可測也。完用不權其輕重。但以受日賄賂。不惜舉其數千年故國。雙手奉諸日人。至今數千萬大國人民。世爲島奴。杳無伸眉之日。不亦痛哉。安重根。韓志士也。以完用賣國肥己。偕友人密謀刺之。以李防備不成。重根憤無可雪。遂於哈爾濱車站。刺日相伊籐。死之。蓋日謀韓之主動人物。傷之亦足令賣國肥己者寒心也。

遺翠花

有某書生。於大會場中。見一女郎。偕一侍婢。亦姿態苗條。娟然立衆中。一座爲

之失色。會罷歸家。縈念殊深。顧女郎以生翩翩不羈。如鶴立雞羣。亦深愛好。既歸其家。卽訊婢以生所在。密與書簡。求其遞寄。婢名翠香。愛生更甚其主。生性慧黠。私念有是挾持。可以先自染指。苟欲責備。不難爲之揭發。庸有何慮。遂逕達生所。先與通情。貽翠花一枚。以爲紀念。然後爲之傳遞回書。奉於女郎。黃昏人靜。翠香又出導生入內樓。與女會晤。蓋生與女郎居舍。固望衡對宇。密在近鄰。惟女郎深居閨內。故常日初未晤面耳。生旣入內。與女郎敘談有頃。其母忽入。生避匿不及。長跪請罪。母以家聲所系。亦無如之何。遂以女許生。命赴京應試。迨成名以後。乃以女嫁。生唯唯出。母卽命婢贈白金二錠。令作赴京路費。翠香欲表私愛。故益其半。母欲責之。翠香反以夫人家教不嚴。自貽玷辱爲辭。老夫人亦無辭以對。蓋婢狡女長。不教以正道。誠足爲賈辱之具也。有兒女者。可以鑑矣。

明穆宗宴駕以後。李后抱幼主萬曆帝臨朝聽政。后父李良。妄冀非分。甘言誘后。命其攝政。后允之。廷臣重祿位。恐激怒李良。位將不永。無一敢極諫者。獨兵部楊波。中山王裔孫徐延昭。知良心懷叵測。竭誠諫之。后不能聽。二人退回朝房。計無所出。延昭不得已。乃於深夜獨至先帝靈前。痛訴其情。謂太子年幼。良存異心。李后偏聽其言。文武袖手旁觀。事勢急迫。勸阻不回。請先帝神靈祐令。李后回悟。庶幾國家可保。萬民可安。一片痴心。憂家憂國。正喃喃細訴。心神向往之時。忽聞人聲馬吼。意耗聞於李良。將率兵來是。刼己以掩其口。不覺起身掩藏。既而見來者爲兵部楊波。疑心稍止。欲探其意。遂以言恐之曰。大人何來。得毋謀刼皇靈乎。波曰。某何敢懼皇陵或失。來此保護耳。延昭大喜。卽向諸將慰勞。一一許以有大成器。謂楊大郎有似先主。寸心殷殷。不忘漢室。二郎似關羽。三郎類張飛。俱勇武出羣。國家柱石也。四郎似趙雲。忠勇異恒。心直敢爲。諸將聞之。無不感激涕下。此劇以後。卽爲二晉宮。則演徐楊二人二次入宮。感悟。

李后奪良大權事矣。

請宋靈

劇中事實多出虛構。謂金兵禍宋。徽欽二宗。蒙塵北去以後。被禁五國城中。青衣行酒。備受苦辱。旋岳飛大破金兵。兀朮畏懼請和。飛以送歸二帝。爲惟一要件。兀朮勢促允之。二帝聞耗。倖幸得生入玉門。亦深悅喜。不料出發先一夕。徽欽二帝同夢太祖降臨。痛斥其昏瞶之跡。並謂國破身亡。辱及宗廟社稷。何顏復還。醒而痛泣。氣憤而死。獨太后未殉。兀朮遂乘間設計。擬邀劫岳飛。先令其相就飛營報二聖凶耗。且先送太后至營。藉解飛怒。因而謂飛曰。二聖既崩。梓宮較乘輿尤宜敬奉。當請岳元帥親臨金營。招魂迎靈。以表君臣之禮。金亦不敢冒昧奉還。令元帥抱憾也。飛灼知其詐。遂將計就計。先令傳語兀朮。須穿麻帶孝。捧靈牌號哭如孝子狀。俾以贖虜辱二聖之罪。然後盡待飛臨。招魂迎歸中原。兀朮惟恐飛怒。一一從之。飛乃先遣牛臯等將。密率精兵。爲己接應。佈置

妥貼。始與張憲岳雲等帶甲而往。輕車簡從。似無所備。迨至靈堂哭臨時。兀朮私幸飛墜入計中。無生還日矣。急出伏兵襲劫。牛臯等密伺於後。相機策應。見金兵猝起。卽出而策應。飛等仍安然奉靈歸營。不爲擒縛。金於此役。棋錯一著。仍損兵折將而退。

監酒令

本事出史記。演朱虛侯章以軍法行酒事也。當高后晚年。大封諸呂。其母家盡爲王族。呂產呂祿等益擅權用事。驕縱不法。肆無忌憚。朱虛侯憤之。會入侍燕飲。后卽令章爲酒吏。章以將種。請以軍法行酒。高后笑許之。意其以是爲笑樂耳。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出。追而斬之。乃還報高后以故。后及左右咸大驚。以業許其軍法行酒。無以罪也。章先本得高后寵信。且妻以呂祿愛女。令人爲宿衛。以是諸呂咸畏憚之。明年高后崩。產祿將南北二軍。欲爲亂。賴陳平周勃朱虛侯章以計戡平。然勃當矯節入北軍時。以宿衛本呂氏所將。恐不能甘爲

己用。因先下令軍中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藉以驗軍心向背。卜事之成敗。既見軍皆左袒。勃始釋然。將北軍。遂與章併力滅呂。復安劉氏。但劇情有與本事異旨者。朱虛侯章監酒。本自動也。劇中則益以王陵激語。謂朱虛出自被動。諸呂謀亂。在高帝崩後。劇中則謂乘高后未崩前。卽謀取劉爲代。王陵於爾時。無權已久。劇中則處處以之爲領袖。情事不合。未免遺玷。然往日編劇。固多不學無術之輩。亦不能深責也。

潯陽樓

宋江自流配江州以後。蒙守卒優待。頗得自由。旋以獨酌潯陽樓上。醉後塗鴉。不自檢束。遂爲無爲軍通判黃文炳所發。抄呈太守。指爲反詩。太守得報。遂命戴宗拿江。治以叛逆之罪。戴固兄事江者。至軍牢營中。卽以狀告。江不覺驚倒。求其設計解除。戴搖首曰。難矣。果欲免罪。惟裝瘋乎。江念事已至此。非瘋不能暫混。戴方辭出。隸役已四出覓宋。戴遂導之往。隸役呼宋出。宋僞作瘋狀。詫曰。

我妻至乎。我妻何自來者。別我已久。曷勿至我房中。一敘恩情。隸役大笑。以妻父互謔。旋招之行。江譌曰。岳父賢妻。將領我何往者。往面君乎。請速先行。遂從之出。款步入衙。見縣令亦不之跪。令喝之。江宛爾曰。我神人也。孰跪爾。令訊以潯陽樓上。反詩是否爲汝所作。江答非所對。謂曰。我本天神下界。奉玉帝勅旨。帶天兵來京城。掃蕩奸臣者。奸臣既盡。我且登位作皇帝矣。令見其瘋狀。可掬。意爲僞裝。遂思得一計。以糞穢置江前。令其吞食。江見而笑曰。美哉此物。既承厚情。請諸位前來同飲者。役私語曰。如此妙品。請君不辭。我曹無是福澤也。江四顧無應者。卽獨語曰。彼不知海錯山珍。佳肴美味。口福全無。亦叨然爲人矣。雖然。主不請。客不飲。我其先以享主人矣。卽摟袖滿握。洒地既遍。且洒且以自進。令意爲眞。遂命收禁。報知府發落。

摩天嶺

薛仁貴自跨海東征以來。一路得手。抵摩天嶺時。以地處險要。爲番將所阻。久

久不能取勝。仁貴不得已。乃拜閱聖母天書。以定從違。天書者。無字書也。爲聖母所賜。所以爲危急解救者。仁貴焚香默禱。久之。此無字之書上。忽現十四字。曰。賣弓能取摩天嶺。反得擎天柱。二根。辭雖隱約。意裝爲賣弓人。一探其秘密。或能克之。遂易衣潛出。抵半山。忽遇弓箭匠毛子貞。方奉總爺之命。解送彫弓上山。仁貴向之盤詰。曰。爾爲何人。毛曰。某山下良民也。因奉總爺命。監造彫弓成功。故於今日送上。仁貴曰。爾旣生長此山。則山上情形。當有知悉。毛曰。然。去山二十五里。卽總爺所居也。凡二人。俱周姓。一名文。一名武。兄弟行也。山頂則番王所居。有大將五。一名胡盧王。一名紅爛漫。一名猩猩胆。一名亞李馱金。一名亞李馱銀。均萬夫敵也。仁貴得其耗。乘間殺之。易其衣。冒爲毛子。送箭而上。周文周武愛其勇。令試各項軍器。咸變化出人。遂置酒款待。結爲兄弟。旋仁貴行景。爲二人窺破。武欲殺之。文勸曰。我曹俱中朝人民。流落是邦者。故鄉風物。時縈夢中。惟恨無機返華耳。苟爲仁貴。天殆憐我飄泊。引我回家者也。曷投仁

貴則共破番邦以後。興師言旋。我曹始願遂矣。武然之。遂共投仁貴。誓爲効力。仁貴乃返營。引兵上山。得周氏兄弟內應。摩天嶺險隘。遂一戰而破。梟其巨帥。乃收兵還。

劉老老

事出紅樓夢。劉老老者。一鄉嫗耳。有女嫁王狗兒。狗兒固顯系。乃祖固與王子騰父連宗者。子騰妹氏。賈政大婦也。以是狗兒於榮府。間接又間接。亦略有親誼。已而狗兒式微。與子騰不通慶弔者。已二十年矣。狗兒家貧志短。又以坐食無計。時與劉氏詬誶。迫劉氏出資給用。劉以鄉人女。本非富厚。何來多資。供丈夫揮霍。以故時與口角。老老聞之。勸狗兒曰。誶無益。汝與榮府有舊。曷往告貸。或有賙濟。狗兒從之。乞老老攜其子以往。由王夫人陪房周瑞之妻。引以入府。時榮府內事。俱由賈璉妻王熙鳳經管。熙鳳王夫人內姪女也。旣見老老。以訊王夫人。知狗兒非真親屬。給銀二十兩遣之。老老攜以返。鄉村得此。不無裨益。

次年。老老攜所獲瓜菜。入府獻奉。藉答贈金盛情。事聞於賈母。急留老老稍住。令述鄉村瑣事。蓋世祿之家。深居簡出。麥菽不辨。溫飽無憂。故於豆棚瓜架之間。逸聞逸事。聞之若有奇趣。宜其留之不釋也。旋宴於大觀園中。老老眼孔如豆。見其花簇錦叢景象萬千。往往呈駭詫不可名言之狀。偶游寶玉臥室。竟疑爲綉房。而黛玉風雅好學。縹湘書畫。臥室爲滿。則又認爲書室。小兒女少見多怪。每爲絕倒。旋即辭歸。自王夫人以下。均有施贈。老老與狗兒。因是小阜。

劉基辭相

明太祖自布衣而有天下。勦滅羣雄。歸於一尊者。文武翌贊爲多。然性多猜忌。凡功臣在朝者。幾人人自危。偶一失措。不徒不能保首領。家族親戚亦多不免。劉基者。太祖軍師也。自草澤之間。隨太祖歷戰羣雄。擘畫經營。多出其力。與太祖形影相隨。幾於跬步不離。故太祖情性亦所素悉。以猜忌故。每凜凜戒懼。日者。隨太祖游歷代武臣廟。太祖見一白盔白甲偶像。長立殿下。訊劉基以何人。

基對以趙雲。謂夏口投奔之役。祇挽救阿斗。不能救糜夫人之投井。忠猶有缺。故不能供奉殿中。太祖曰。趙雲救阿斗時。長板坡前。殺曹兵。聞名喪胆。云何不忠。語已。卽令攜像殿中。更見一白面長髯者。亦倚立殿下。問之。則王伯當也。太祖曰。斷密澗下。箭射身亡。固亦一良臣也。奈何屈於殿外。亦令移入。更見伍員高坐殿中。以問劉基。基以員事對。太祖曰。彼開棺鞭平王者。失君臣禮也。何容於此。令移出。更見韓信。以問劉基。基以信事陳。太祖曰。是九里山前活埋娘者。何容於此。令毀之。卒見張良。基爲告太祖。太祖怒曰。侍主不終。退職自閒。又令毀之。基念伍員兄父。爲平王所戮。冤仇如天。鞭打平王。憤無可洩而然也。何謂失禮。信隨高祖七十二戰。翦滅羣雄。令劉邦安享天子之位。功豈無足錄者。兔死狗烹。烏盡弓藏。位爲臣下。固知其必無幸也。至罵張良。實有意指某。某可休矣。遂告於太祖。謂耳昏目花。不能奉事。請骸骨還鄉。太祖自知基以其詈張良。故悔而留之。不可遂任之去。

劉秀走國

新莽末季。鬼神莊有姚期者。傑出才也。期有母老在。欲圖終養。故不以功名爲念。隱身於獵。藉獵以養母。甘旨之奉。乃得無缺。時漢胄劉秀。以討莽故。起兵白水村。渴欲得英雄豪傑爲輔。聞姚期名。卽偕軍師鄧禹。親往訪謁。期不之允。蓋以老母年高。不欲別之出也。秀與禹勸之再三。期敝屣功名。堅執不可。秀禹不得已。遂卽辭出。行時禹在期草堂上題詩一首曰。烏鴉反哺是英雄。盡孝何如去盡忠。茲母若能知大義。安邦定國建奇功。母見之。知禹有勸之教子成名之意。又念昨夢草堂中來一青龍。引一猛虎出。飛揚天空。冉冉而去。方不知其解合以今日所遇。則知人之前來禮聘其子者。固適合際會風雲之兆也。遂囑期令從秀去。期唯唯未行。母恐其子狃於盡孝積習。但知承歡膝下。不計爲國効勞。則以風燭殘年。阻子壯懷。於己無益。於子已矣。乃嘆曰。忠孝難兩全。盡孝不如盡忠之義之尤大。我其勸子盡忠乎。遂自縊以絕其依戀之心。秀與禹聞之。

復往敦請。期許以廬墓三年。然後出山。然爲莽統兵帥所聞。急遣人蹤秀至莊。意將捉拿。幸禹有智計。誑而脫身。相與避去。

蝴蝶盃

明代季年。有湖廣總督魯林者。有子甚蠻橫。倚其父勢。無惡不作。在龜山游獵。見漁父叫賣娃娃魚。視之。魚頭而人身者也。魯子倚勢欲強買。漁夫以娃娃魚不常得。欲居爲奇貨。魯子卽喉獵犬食之。且故縱其咬傷漁夫。漁夫憤罵。魯卽揮手下惡奴毆之。遇江夏縣田雲山子田玉川。見而勸解。魯子卽轉鋒毆玉川。玉川素精拳術。一擊斃其犬。遇諸惡奴拳足。稍稍架禦。俱辟易避去。玉川乃將漁夫救出。旋魯子率其惡奴。又前來圍攻玉川。受玉川重創。魯與諸奴俱受傷。退。玉川欲渡江歸。以魯子行時。曾傳令沿江船戶。不得渡之。過江。方躊躇間。魯林已率大隊人馬。至龜山搜捕玉川。玉川不得已。見一小漁舟。駕槳者僅一女。郎遂哀懇之。孰意此女郎卽漁夫愛女。名胡鳳蓮。漁夫帶傷回船。已氣絕死矣。

玉川略陳其事。鳳蓮感其恩。設法匿玉川於艙底。陳父屍其上以掩之。故向龜山緩緩逆行。魯部將唐中軍圍搜龜山。不得玉川蹤跡。見漁舟而疑之。令傍岸搜查。玉川甚惶急。低呼鳳蓮勿往。鳳蓮從容不迫。傍舟岸邊。手指父屍呼冤。泣謂父親無故。被督府魯公子打斃。請求聲冤。堅請其勘驗。中軍見狀。始悉其由。來時魯子亦以傷重斃命矣。中軍私念一漁夫死。魯公子抵以其命。勢亦相當。遂委避不查。鳳蓮遂仍緩緩渡玉川過江謀逃。二人在江中。各訴家世。不覺心許。玉川方身藏蝴蝶盃一。傳家寶也。卽贈女爲定聘物。且教之以入縣投訴之方。並求代報其父母。相議至夜分。鳳蓮渡玉川至漢口。縱其出逃後。乃回至縣衙。詳報其事。雲山夫婦愛之。助葬其父。事已。留養署中。旋督署至縣。催拿兇手。雲山謂子已在逃。拿者卽帶雲山以往。會審之時。藩臬道三司與武昌府俱在。雲山雖竭力自辨。然以魯林威勢所在。幾遭抑壓。幸鳳蓮縱至呼冤。藩臬等始議魯子固自招其殃。然林仍欲以雲山抵罪。又以鳳蓮極口呼冤。欲在法堂身

殉。藩司調停。姑俟再審定讞。旋帶鳳蓮去。認爲義女。已而魯林奉征苗命。爲苗
獠所敗。身幾不免。忽一小將殺入重圍。救之以出。返身復戰。竟擒其魁首。得奏
凱而還。林感其德。問其名。雷全州也。抵府以後。卽招贅爲婿。魯女以其雄武。愛
之甚篤。旋全州隱陳殺死魯子之事於女前。始知爲田玉川所化名。幾欲出首。
終爲愛好至篤。爲之設計還縣。復令其父送歸。女乃婉向父母稟免。劇本祇此
而止。情景頗佳。但於胡女鳳蓮下。不著結果。未免有闕點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240B

古今戲劇大觀第五編終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五編

七

